

【 旅游岛 】

# 青春绽放,碧水青山

(报告文学)

■ 林森 王海雪 童振诗

## 第一章 鹦哥岭之歌

有山的地方,就有歌声缭绕。歌声,就如行云雾,与青山绿水相伴而生。遥望鹦哥岭,满目青碧,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的,歌词清晰吗?你听到的,仅仅是曲调的温婉多情吗?有人这么唱:“传说鹦哥变神山,岭顶直上彩云外。怪树奇石面前起,带棘山藤石上盘。”还有人这么唱:“鹦哥岭顶云雾遮,传说神仙来岭站。嫦娥上月从岭去,龙王也当作陆营。”我们没法用文字告诉你,这古老的歌谣有多么撩人心魄。我们也没法告诉你,一座山中藏着什么,那种叫“金毛狗”的奇特的草是什么时候长出地面的?那种你从未见过的树蛙的鸣叫,是怎么穿透空气的?那漫天飞舞的蝴蝶,又是如何挑战着我们的想象与诗情?而一棵历经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大树,他们在岁月风霜中见到了多少日光与月色?……

鹦哥岭,让心灵肆意,却让舌头结巴。鹦哥,就是鹦哥。我们或许已经无法考据为什么“鹦哥”就被叫成了“鹦哥”,但,一个“哥”字,是否隐藏着人与自然地某种和谐?人和鸟称兄弟,其内心,或许暗藏着某种与自然共生的内心法则。

鹦哥嘴是一块岩石,高达百米,立于山巅,自有一股傲然,环视群岭,它的头愈加昂起。据说鹦哥岭的得名,就是因此这块貌似鹦哥嘴朝下弯钩的巨石。然而,这也是原始面貌了,在今天,很多人可能没法想象那直愣愣的嘴,勾向了何方——这先无传神的嘴,已经折断了。而关于山水的传说,历来也是离奇的。有人说,某一年,雷电交加,那“嘴”丧于雷神之击。也有人说,山下来了一群外乡人,住下,却被那鹦哥嘴怪异、凌厉的气势所惊骇,认为居所长期与鹦哥嘴相对,大大不吉利,便相约上山,悄然把山炸掉。而在很多老人隐约模糊的记忆里,大概记得解放后数十年间,那个傲气的鹦哥嘴还是有的——可,什么时候没了呢?说不清了,或者,大概,也许……老人们嘴里冒出的,都是含混不清的虚词。这样的解释,貌似说了些什么,却反而给鹦哥嘴笼罩上一层云雾,更难说清了。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于2004年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保护区位于海南岛中部,跨白沙、琼中、五指山、乐东、昌江五市县,面积50464公顷。这是海南陆地面积最大的保护区,主峰鹦哥岭海拔1812米,是海南岛第二高峰。

从上面鹦哥岭在各市县的分布图可以

编者按:这是一篇选自海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一书中的报告文学,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好作品。它叙述的是一群年轻人在海南国际旅游岛腹地鹦哥岭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有远见的追求。正像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写道的那样:“和现在社会上很多价值观模糊紊乱的年轻人相比,这批年轻人愿意奉献、能够吃苦,这批大学生的青春,是绿色的,是充满希望的。鹦哥岭的故事,从种种细节入手,告诉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种更有远见的生活方式?这些充满笑声和泪水的故事里,隐含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择业、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启示?……种种思考,伴随着阅读的始末。翻读书稿的过程中,我常常为故事里的纠葛与犹豫感动,在经历了种种左右为难之后,他们仍旧选择留下,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我也从这些故事中联想到,不仅仅是大城市,不仅仅是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中央,即使是偏僻的山区,即使是蚂蚱遍地爬的密林里,也能诞生令人激动的‘年轻偶像’,他们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舞台上的主角——我们有义务把他们的事迹,告诉更多的人。”

《椰风》文学副刊从本期开始连载这篇作品,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从字里行间得到不少启迪的。

看出,将近一半的面积位于白沙县内,海拔1812米高的主峰,也位于白沙县内,鹦哥岭便成了白沙人心目中的神山、母亲山,他们的生活、历史与心灵归宿,都和鹦哥岭息息相关。比如说,著名的“白沙起义”,就和这座神秘的山,有着很大的关系。1939年,国民党为躲避侵琼日军,躲进五指山区。驻扎在白沙的国民党,对此地的黎苗百姓肆意奴役,激起极大的愤慨。在王国兴、王玉锦等人的率领下,1943年8月,爆发了著名的“白沙起义”,起义浪潮席卷白沙,也波及了乐东、保亭、感恩(今东方)、昌江、崖县(今三亚)、陵水等黎族地区。但由于缺少领导,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镇压下,起义遭遇重大挫折,9月底,起义队伍被迫退守鹦哥岭,借着鹦哥岭的庇佑,得到喘息和重生,坚持斗争。

鹦哥岭主峰的西面,和另一个山岭遥遥相对,在早已模糊了细节的民间传说里,这两个山岭,是大战之后的天兵站立所化而成。传说与历史交杂的地方,总是带着一股神秘、浑厚与刚硬,带着一种浓郁的、已经成当地人性情里面的东西。南渡江是海南第一大河,昌化江是海南第二大河,而这两条滋养了全省的数百万人的母亲河的源头,就是鹦哥岭。即使对很多海南人来说,要在海南岛地图上指出鹦哥岭的位置,都是错的。我们很多人也并不清楚,这个琼岛的水塔,除了用两条流淌的血脉给予我们生命的滋养,那茂密的山林之间,还隐藏着多少惊世的宝藏。

从地理位置上来观察,鹦哥岭保护区是海南陆地保护区的中心枢纽,是海南岛生态核心区,其森林与地形地貌一起影响着全岛的气候。热带雨林是地球的肺,提供氧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热带雨林中千奇百态的各种生物,则形成了完整的生物链,环环相扣,一只鸟的死亡,一棵树的

砍倒,一棵草的拔起,都有可能让生物链掉一环,发生紊乱。鹦哥岭的热带雨林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着南渡江、昌化江的水质甚至流量,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于2004年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在这之前,鹦哥岭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

“放火烧山种稻子,拿起鸟铳打野味,砍下大树换票子”——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于鹦哥岭周边。由于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长期存在,当地百姓抱着靠山吃山的理念,向鹦哥岭索要木材——很多树木因此被砍倒;向鹦哥岭索要食物——很多兽因而被端上饭桌。就在二三十年前,山上还野猪极多,有时会跑到山下周边的庄稼地里拱粮食,甚至会跑到村民家里,上山打柴的人,偶尔还会遭遇黑熊之类,很快,动物们就销声匿迹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多次号召村民上缴猎枪,可猎杀野物的事情还不时发生,即使在2007年,“绿色和平”环保组织还发现了鹦哥岭遭到重大破坏的现象,他们在文章中称:“绿色和平还发现金光集团APP为了在鹦哥岭最为人迹罕至的核心区种植橡胶,开辟出一条宽约7米,长达20至30公里的道路——当地村民形象地将其称为‘天路’。他们告诉绿色和平的调查人员:‘这些天路像蟒蛇一样把鹦哥岭的山头都盘起来了。’”

与破坏一起存在的,是各种积极的生活,有不少人甚至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无私奉献,把真诚和热情献给这一片山林。陈翠乐是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一名生态专家,自从2001年第一次来到鹦哥岭,就被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和保存完好的原始雨林深深吸引。为了更好地保护鹦哥岭热带雨林生态系统,2006年,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与非政府环保组织香港嘉道理农场开展全面合作,他成为保护区的一名挂职副站长。陈翠乐希望传播的,是一种生态理念,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可能

觉得从小到大,都是看着这片林子,砍一根根根树,打一两只鸟来吃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可能他们不清楚,可能全世界就是海南省才有这种树,才有这种鸟,甚至于全世界有些动植物只有鹦哥岭才有的,如果他们都不好好地去保护,我们可能就永远看不见这些物种了……”

有一大批像陈翠乐这样的人,才使得鹦哥岭的保护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2002年11月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队进入鹦哥岭地区进行调查,并专门派遣分队进入了道白岭、道银村等区域,第一次确定了有成片原始林的存在。2003年3月,为了深入了解鹦哥岭地区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状况,海南省林业局和香港嘉道理海南生物多样性研究联合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以及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学院等省内外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众多新闻媒体等共同对该地区进行资源调查,2003年5月新华社国内动态发表了《海南发现罕见原始森林》的内参,在强调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同时,提出了打破常规紧急建立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议。2004年7月,海南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12月21日鹦哥岭保护区管理处正式在白沙县牙叉镇办公。2007年1月鹦哥岭保护区完成了所辖范围内195名护林员的招聘工作,并上岗。2007年2月邀请中外专家完成所有管护人员的培训工作。

保护区2004年成立之初,其实是挂了一个空名,没有工作人员。随着工作的深入,招聘各类人才,对鹦哥岭展开深入的研究和保护,是迫在眉睫的事情。2007年,鹦哥岭的公开招聘书,引来了一批志存高远的大学生毕业,他们的到来,带来了激情、活力和创新,带来了一座青山绵延不绝的新希望。最初到来的几名大学生,或许没有想到,他们能在这个偏远而落后的地方扎

绝大多数时光,都在暗无天日的泥土深处度过。它们的寿命一般为四年,据说有一种十七年蝉,但它们置于天地日月间,登上枝头唱歌的时光,仅仅只有一个月,就这一个月,它们要完成交配产卵繁衍后代的伟大使命。这是怎样严重不平衡的时间比,其间需要怎样的隐忍和毅力,淡泊和执著。为了找寻那片丢失的绿色,小小的蝉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尘世以痛吻它,它却要报之以歌。夏日,蝉鸣无处不在。大山深处,蝉鸣悠悠回荡,空谷足音,铮铮之声绵绵不绝,生动了阳光,柔软了雨夜,也超越了山峦。

本以为蝉鸣只是乡村难得的奢侈品,后来到过许多地方,耳畔蝉鸣如斯,这是一种空寂之中的心灵归宿,已然幻化成一种遥远和渴望,足以让一颗浮躁的心灵沉静,或清晨,或午后,或傍晚,漫步于乡间小径或城市街道,清脆的蝉鸣响起,把一种无言的静穆抛给大地。玲珑之音,清脆而洗练,干净而晶莹,是高亢的山歌,是悠长的笛音,穿透时空。黑夜给了蝉幽暗的躯体,它却用来歌唱光明。蝉以它卑微而崇高的灵魂,简单而执拗的语言,唱出夏天的绚烂和热烈,展示生命存在和价值的存在,留下生命中能表达自己心声。它们热情地吟唱,是对生命的讴歌赞美,还是对生命的眷恋流连,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它们孜孜不倦、单调重复的吟唱,让我驻足凝听,澄澈心灵,渐至生出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或许,没有人去注意蝉鸣声中延伸过来的一片绿荫,我们去该放慢脚步,用心聆听蝉鸣的鸣唱,让蝉声的流水沁入心灵的干枯河床,思考痛苦与欢乐的真谛。

夏日升起,我和弟弟妹妹们便排排坐在铺着竹席的木榻上,疯跑的我们渐次躺下,母亲手摇着蒲扇,月光朗照,苦楝树上的蝉声不时欢快歌唱,像一首最浪漫的催眠曲,由远而近,轻轻敲击着我的耳鼓,恍若天籁。渐渐的,我眼中的月亮星星也模糊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把我们一个个抱进房间的蚊帐里,一觉醒来,已是一个水流花开的崭新日子。

别离开了捕蝉为乐的青葱岁月,却渐渐懂得感悟蝉鸣的内涵,也为蝉儿蕴蓄数载只为短暂一夏的生命爆发而深感惋惜。蝉一生的

根那么久;他们也没意识到,他们不知不觉地,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这个选择,使得他们的青春历程,感动了无数人。

刘磊,王合升,李之龙,王云鹏,许碧果这几个首批报到的年轻人,来自不同学校和专业背景,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心充满赤诚,热情洋溢,他们都愿意抛弃城市的风光浮华,走进原始森林里,静听风声与鸟鸣,遍览高木与杂草,感受自然的天籁。在鹦哥岭的几年中,他们历经无数挫折与挣扎,也感受无数欢喜与悲感,不知不觉间,他们和鹦哥岭已经血脉相连,他们谱写了独特的青春之歌。

这首歌,是激情的,因为唱歌的人如此年轻。

这首歌,是赤诚的,因为唱歌的人这么真挚。

这首歌,是辛酸的,因为唱歌的人历尽艰苦。

这首歌,是欢喜的,因为唱歌的人无怨无悔。

这首歌,当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为歌里的每个音符与词语,都来自他们的血汗和呼吸。

这首歌,更属于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到自己所向往的:热爱生命、感受青春、守护自然、保护环境、扎根基层……这一个个说来显得发虚的词,却和他们如此贴近。

他们告诉我们,理想,在任何年代都值得我们前赴后继。

2012年4月9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选择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27名大学生重建海南鹦哥岭》使得这些年轻人刹那间名满天下,此后,各种报道相继而来,随着宣传的深入,随着他们以报告的方式告诉别人“情定深山”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好像发生了一些改变。在这时,在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使得被关注的焦点略显变形的时候,我们开始走近他们——走近,以近距离的观察、感受,挖掘出他们真实的故事与内心。在阅读资料、采访、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他们一起努力,才使得鹦哥岭呈现出如今生机勃勃的局面,他们的工作,来自同伴肯定的目光与有力的扶持。开始吧,让我们放下浮躁,从最初的起点,从不同侧面,认识他们的青春故事。

这首《鹦哥岭之歌》远未曲终人散,但它有一个开始,从显得稚嫩、真诚、无畏而勇敢的那个音符开始,乐曲已如山间清泉,缓缓流淌,让我们静静聆听。

我们在开头就说过——有山的地方,就有歌声缭绕。(未完待续)

## 我的海南岛(歌词)

■ 王青

每一次见到你我都心潮澎湃,每一次拥抱你都不愿放开。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海,绿色的家园被鲜花铺盖。万泉河的乳汁哺育了我生命的风采,五指山的祥云缠绕着黎村苗寨。撑一叶孤舟漂洋过海父亲的豪迈,母亲的歌谣传唱一代又一代。啊,我的海南岛,你是我的过去,我的未来。

每一次想起你我都深情感慨,每一次离开你我都黯然无奈。从琼州海峡到曾母暗沙,二百万平方公里装在我胸怀。郑和下西洋你当年的豪情不再,百年孤独已经把祖先的誓言掩埋。吼一声渔歌扯一支渔帆我要出海,披一身肝胆担一路风雨笑傲天外。啊,我的海南岛,你是我的过去,我的未来。

## 披着阳光来看黄山

(外一首)

■ 李孟伦

披着阳光来看黄山  
最美的山在山后面  
最美的花在花里面  
我静悄悄的带走了  
还带走山涧的流泉  
带走了幽谷的鸟音  
带走了半山的杜鹃  
带走了峭壁上的松风  
带走了路边姑娘回眸的笑容  
带走了午后几缕清晖的雨  
还有前人散落山上的琴声笑语

## 月儿

### 今晚我只来看你不看西湖

月儿,今晚我只来看你不看西湖  
也许一开始本身就是错误  
我在湖面上游荡  
却无法到达湖的背面  
与你一世厮守

望穿了秋水  
却无法抵达你的内心  
只在你的世界里徘徊  
一遍遍读你风生水起  
你还是静如处子

在西湖周围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  
有些事在风雨中日渐飘远  
多少堤上的柳絮随风而去  
而西湖上的杨柳依然依依

今晚我在湖面追随你背影  
仿佛在方寸之间  
却与天空一样遥远  
月儿啊有谁知道  
今晚我只来看你不看西湖

## 过神州半岛

■ 王云

五湾三岭成半岛,  
山秀水柔冠仙境。  
莫道无边无仙境,  
天上嫦娥亦回头。

## 江山写清绝,风云笔底流。 研墨漓江水,书画送千秋。

李骆公诗

亚俊书



【 如烟往事 】

## 有蝉来仪

■ 蒋玉成

盛夏的后半夜,梦醒时分,一屋清辉。我被一两声忽近忽远的虫鸣声惊醒,“知知”的鸣叫声,断断续续,似曾相识。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月色循声寻去,月光铺满我杂花生树的阳台,窗外的紫檀肆无忌惮地把它浓密的树枝伸展在我新植的花梨幼苗上。这时,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我仔细一看,依稀可见一只潜伏在花梨幼枝和嫩叶缝隙间的蝉虫,另一只却安详地匍匐在吊兰垂下的细叶上。

垂帘饮清露,人蝉不惊,我如履薄冰地退出阳台,蝉声静下来调整一番噪音,竟然放声鸣叫起来。蝉鸣飘满陋室,婉转动人,我静静地欣赏着,不愿破坏这般美妙的意境,辜负蝉儿们的心意。我被这久违的乡村乐曲惊呆了,它们的翩然而至,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无限怀念,让我想起在乡下的日子。老家的屋后有片小树林,杂生着各种树木。每到盛夏时节,树冠像绿伞在屋顶上撑起,把细密的阳光筛落在葱葱郁郁的树影间,整个老屋便掩映在浓密的树荫下。蝉们似有备而来,声势浩大地占据着不同的枝丫,它们欢快地歌唱,那劲儿,似乎不仅仅是亭亭如盖的榕树属于它们,整个盛夏都是属于它们的了。

一树鸣蝉,生动了一季盛夏。乡村,是蝉尽情施展才情的舞台。一缕淡雅的风凰花香迅速传递了夏日的信息,等待了太久的蝉儿们在花香氤氲中次第复苏,用清脆而极富穿透力的鸣叫,表达心中无比的感激与兴奋。只要有第一声蝉鸣骤然响起,此起彼伏的蝉声就会淹没整个乡村大地。浸透了树林,钻进了瓦屋,泼染了山冈。悠扬的蝉鸣真是无处不在,结在树梢上,沾在瓦片上,贴在墙面上,趴在窗棂上,成为乡村夏日里一张婉转悦耳的名片。

蝉是小孩子们的尤物,小时候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玩具,就常常守候在鸣蝉栖落的树旁,趁着蝉儿得意忘形地引吭高歌时捕捉。那时,小伙伴们都有一个自制的网兜,竿子由长长的细竹做成,循着歌声的方向,小伙伴们仰头寻找蝉的确切位置,阳光从茂密的枝叶间漏下来,落下斑驳的情影,纷繁绚丽得如同漫天的星星白白天间倏然落入凡尘。蝉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它们身体的尾部侵袭而来,依然忘情地歌唱着。一场捕捉快速地鸣锣收兵,蝉落在口部很小的网兜里,四下

突围,终于俯首就擒。在捕获这只蝉时,我们发现旁边的枝丫上,还有一只安静神闲的蝉,只是安静地垂着头,伏贴在枝丫上,我们称其为哑巴蝉。后来,自然课老师告诉我们,不会唱歌的不叫哑巴蝉,那是雌蝉。

孩子们用细线拴住鸣蝉的双翼,看着蝉儿扑腾挣扎,以此取乐。少时,蝉儿确实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也曾因为捉蝉划伤过肌肤,扯破过衣襟,没少挨过父母的打骂。可是,只要鸣蝉响起,美美的诱惑对于孩子们来说,足以忘掉曾经被打骂的伤痛。

夏日升起,我和弟弟妹妹们便排排坐在铺着竹席的木榻上,疯跑的我们渐次躺下,母亲手摇着蒲扇,月光朗照,苦楝树上的蝉声不时欢快歌唱,像一首最浪漫的催眠曲,由远而近,轻轻敲击着我的耳鼓,恍若天籁。渐渐的,我眼中的月亮星星也模糊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把我们一个个抱进房间的蚊帐里,一觉醒来,已是一个水流花开的崭新日子。

别离开了捕蝉为乐的青葱岁月,却渐渐懂得感悟蝉鸣的内涵,也为蝉儿蕴蓄数载只为短暂一夏的生命爆发而深感惋惜。蝉一生的

【 手记 】

## 耕海情

■ 弘波

要感谢祖宗修来的福,这些年风调雨顺,平平安安;再次要感谢渔村村委的支持和渔民兄弟的帮助。现在我提议,为了俺们渔民兄弟日后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干杯!”

“祝耕海二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新屋大吉,子孙得福——干杯!”渔村村委主任李东斌带头举杯,大伙一饮而尽。

此时,屋外鞭炮齐鸣,屋内欢声笑语。在坐的人们轮流给两位老人祝寿、道贺!李耕海夫妇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真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李耕海的父亲李强海自小命薄,在他十三岁那年,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后去世了,他从十四岁开始跟随其父亲无数次往返西沙、中沙、南沙打渔,祖祖辈辈以海为家。十七岁那年,他父亲带着渔家兄弟出海,此时正赶上李强海发高烧病了,不能随船出海。临行前,父亲还一再叮嘱他,要好好养病,下次出海再回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一去却永回不来了。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和同行的渔家兄弟在海上遇到台风,包括父亲在

内的一十二人全部遇难了。李耕海十五岁就跟随父亲出海打渔,过去出海是小帆船,在海上行船靠的是风力、气象。每一位出海的渔民首先必须掌握更路簿,更路簿不仅是渔民们出海的“秘籍”,更是过去几百年海南渔民在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导航仪。更路簿中记述着沿海途中岛礁的地貌和海拔,它不但对岛礁的形态作圈、筐、门、孔、峙、线、塘等区分,还对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气象和水文情况作详细的记录,并且记录有观察海上风云和出行渔船的知识。李耕海的父亲是潭门镇一带出名的熟悉更路簿的渔民,他对李耕海要求十分严格。首次出海回来,李耕海必须熟记途中的岛礁的位置,以及地貌和形态;第二次出海回来,要求掌握海浪、风向等气象,要求必须熟背更路簿。李耕海十分刻苦,加上他自小聪慧,在船上除了帮助父亲干点活之外,更路簿不离身,一有空他就读,背帆船行过每个岛礁,他都记录下来,在更路簿上画圈。当时使用小帆船,从潭门出发到西沙群岛捕鱼,一般每年十二月或

一月初,至第一次西南风起时返回,一年才能往返一次。他们的帆船在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捕鱼,每次捕鱼满仓时,就到附近岛礁上交易,补充淡水,换粮食、蔬菜等。李耕海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一个冬季的夜晚,父亲带着的四艘帆船,满载着大龙虾、公螺、海参、石斑鱼等名贵鱼,满怀丰收的喜悦心情返航了。据预测,只要风向好,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可以回到家了。他帆船在大海上随风漂泊,大约下半夜时,突然天空中飘起一团乌云,接着刮起一阵风。是台风?怎么十一月底还有台风?李强海膝下有两男一女,大儿子李顺海比次子李耕海大两岁,还有一个小女儿,渔家出海一般不带女孩子。李强海意识到大事不好了,他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我可以死,但两个孩子却不能死呀!要死,李家可就断了香火了。他嘱咐船上两个儿子紧紧抓住船上的绳子,风越刮越大,小帆船在海上摇摇晃晃,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强风劈头盖脸地打过来,小帆船被掀翻了,李耕海死死地抓住船上一块木板,不知道经过多长

时间的漂泊,风浪把他吹到永兴岛上。当他苏醒过来时,发现父亲、哥哥,还有随行的那四艘小帆船已经不见了。这次台风共死了十九人。

岛上的渔民得知他的遭遇后,用椰子树叶帮他搭起一个小窝,给他送米、送菜,帮他安顿下来,等到家乡的渔船靠岸时才接他回到家。

这是一段悲伤的往事!李耕海把这个伤痛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下。从那以后,他挑起出海的大梁,在亲戚朋友的热心帮助下,筹建了一艘帆船,带领着渔家兄弟出海,往返南海诸岛捕鱼,以海为家。他从十五岁开始跟随父亲出海,直到七十岁他才把船长的位置让给他的儿子李闯海。用他的话说是,顾养天年了。

现在,李耕海一家已拥有上百吨位的大船六艘,船上有水手近二百人。这份家业在潭门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家大业大了,李耕海还想往前发展,但他心里明白得很,岁月不饶人了,他只能在家里照看孙子,尽享天伦之乐了。前两年,他儿子李闯海提出想投资办深海网箱养殖业,他觉得不保险,投资多,风险大。要知道这份家业,是他几十年来的积蓄,说得难听一点,是他用生命与大海拼搏得来的,他怎能轻易答应?去年初,李耕海的三个儿子一起向他提出创办渔业发展公司,在深海办养殖场的设想,李耕海先问养殖场办在哪里,儿子们说,在永兴岛附近一个小泻湖湾上。这一带他太熟悉了,这

里风平浪小,大海一尘不染,分外清澈,海水盐度高,气温适宜,是南海最为优质的海水养殖区域。李耕海点点头,又问,今后养哪几种鱼,鱼养大了销路在哪?大儿子李闯海说,我们打算养老虎斑、苏眉斑、鲷鱼等名贵鱼。要说销路,可不愁卖不出去呀,听说我们要在永兴岛附近办养殖场,日本、香港等东南亚地区那些大客户都打来电话,要预订供货单。这可不假,深海养殖,首先得有污染,属天然绿色食品。其次鱼要长得快,周期短,周转也快,回收也快。李耕海终于同意儿子们提出在深海创办网箱养殖场的方案了。

去年十月,以李耕海的名义注册成立裕丰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投入1800多万元在永兴岛附近办起了深海养殖场,60个网箱,共投放了十五万尾名贵鱼。李耕海亲自主持家庭会议,分工负责。大儿子李闯海和三儿子李敬海负责深海养殖项目,二儿子李赶海负责组织船队赴南海诸岛捕鱼,他和老伴在家里负责后勤保障。

晌午过后,还有不少前来看祝的渔民兄弟,新屋热闹非凡,李耕海看见大伙高兴的样子,他按捺不住地站起来,激动地说:“过去俺渔民出海靠风力、气象,现在的渔船全都是机械动力,船上有卫星导航系统、卫星电话,出海方便多了。最近国家批准海南成立三沙市,政府为俺出海提供强大的支持,俺去三沙市捕鱼更有信心了,俺渔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李耕海这番话刚落,屋里响起了欢快的笑声。